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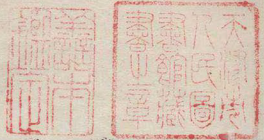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叙事

太史公叙秦孝公變法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皆魏惠魏惠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魏與秦魏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其光美會往者厲蹕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源王應劭曰獬戎邑音相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昨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

正宗卷十七



高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
功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
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
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廣
曰淵貢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
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
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
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
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
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
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
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正宗卷十七

二

叙秦并天下後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
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
寡人以爲善廢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
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
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
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
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

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

皇恭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云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母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其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張晏

上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倍六尺為步噴曰水數更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八尺為數非獨秦制然

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治四毅侯深事皆決於法刻

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

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

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

屬䟽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

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

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

正宗卷十七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

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聚之咸陽銷

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

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羗

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

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

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

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

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

中馬作信宮渭南。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
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如街巷。自咸陽屬
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二十八
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
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
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
刻所立石。

叙秦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
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

。 正宗卷十七

五

。 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
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古不及。陛下威德始
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
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
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
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
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
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
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入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云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叙秦起阿房宮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

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得
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
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
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叙項羽救鉅鹿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
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
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
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
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

正統卷十七

七

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
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下人人惶恐於
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
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
屬焉

叙劉項會鴻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
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
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

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

正宗卷十七

鯁生徐壠口鯁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

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

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劔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凡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劔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劔起舞項伯亦拔劔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劔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劔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

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拔劍而跪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於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遺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

正京卷十七

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下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

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
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
枵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
王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
置之坐上亞父受王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
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
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叙項羽分王諸將相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

正宗卷十七

十一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
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
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
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
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
都南鄭而三分關中主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
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立長史欣者故爲櫟陽
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重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
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必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樂立重

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只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

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叙劉項戰垓下

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

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叙平勃誅諸呂

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爲人所制。」

正宗卷十七

十三

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誅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遺

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
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
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
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
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
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
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
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
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
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

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
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
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
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
后外孫皆年以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
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
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
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
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吕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
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

今太后崩帝必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鄼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討事郎中今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上

正宗卷十七

十五

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鄼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鄼兄鞞廣曰鞞况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

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母內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關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則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

正宗卷十七

十六

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以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

叙迎立代王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吕新噍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

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

正宗卷十七

七

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絲文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大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

大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

王者不受私大尉乃跪上天子爾苻代王謝曰至代邸

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大尉周勃大

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

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

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尤伯妻
莫頡侯終母丘嫂也

列侯頃王后谷廣曰代頃
王劉仲之妻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

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

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

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
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當羣臣

正宗卷十七

十八

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
臣也或曰負

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讓不
受羣臣猶稱負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

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

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

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爾苻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

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

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
天子行幸所

至必遺靜宮令先案行
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

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

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叙災異

景帝二年慧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災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景帝三年正月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

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
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

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觀此則漢與七國曲直瞭然矣

叙武帝求神仙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神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

正宗卷十七

十九

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
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
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政歷服色事未就會
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
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
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
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
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若祠
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
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

叙災異

景帝二年慧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災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叙七國反

景帝三年正月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爲誅
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
大尉周亞夫將兵誅之觀此則漢與七國曲直瞭然矣

叙武帝求神仙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

正宗卷十七

十九

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
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立
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
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
事召案綰臧維臧自殺諸所興爲者皆廢後六年竇太
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
見五畀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
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
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
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

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
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
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
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
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事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
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
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
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
桓公十年陳於柝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
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

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
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
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
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
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
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
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
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

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通

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
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具祠
神二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
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
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
馬太一臯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
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
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馬具明年
郊雍竦廣曰武帝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祗
巳十九年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
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

正宗卷十七

三十一

牛以燎錫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於是濟北王
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
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
祀徐廣曰元而以常山爲郡然后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
人至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
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
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
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
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

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
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竒殺視得書書言其怪天子識
其手書問其人果爲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
又作柏梁銅柱餘廣曰鼎二拜元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
明年天子病昴湖其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
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
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
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
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
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

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
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
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
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
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
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
元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
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
牲角鬲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爲五
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

遂東始立后土鼎曠曰元祠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

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

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

子南君以奉其先祀馬是時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

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變大膠東宮人故嘗與

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

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符廣曰以元而康后

有淫行與王不相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

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

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

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

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

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

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

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工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

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

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責其使者令為親

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

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先

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

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徐廣曰天

漢三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

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二一冥羊馬

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

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

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

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

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

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

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未絕異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

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

正宗卷十七

三十四

叙武帝興利

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

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

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

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先行義而後絀媿辱焉當此之時網踈而民富役財

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

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廩未報禹昌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與神禹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鬪徐廣曰鬪音遘皆嘗以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禹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鼎及禹不虞秦驚胡考之休今禹出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天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則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

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已

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
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
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
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
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
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
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
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
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

。 正宗卷十七

二十六

甘泉也所謂寒

徐廣曰門者谷口一作寒

也黃帝採首山銅鑄

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

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

乃悉持龍髯龍髯接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

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

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

子如盼躡耳乃拜卿焉即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

至隴西西登嶢峒萃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

祠壇放薄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五帝壇環居其下

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

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鼈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替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

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上者求之其道非必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

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
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旣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
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
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
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
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后
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篴篥瑟自此
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
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上
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

羣臣葬其衣冠旣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
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
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
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旣聞
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
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
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
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

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
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
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
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
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
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䟽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
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
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
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

巨公已忽不見上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
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上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
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
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
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
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
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
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
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馬江淮間一茅三春爲
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竒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

以加祠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然后去封禪祠
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
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
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
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
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
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
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
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
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

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
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
異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
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
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
填星出如爪食頃復入馬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
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祀太一贊
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

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大山還至鄆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旣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之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

正宗卷十七

三十一

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

作通天臺餘曠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

甘泉更置前殿始唐諸宮室夏有之生殿防內中餘廣元

封二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

防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

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

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

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

江陵餘廣元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

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
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
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
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
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
高作明堂文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
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
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
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

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
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
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日祠上
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
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
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
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
冀至殊廷馬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
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
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

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
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
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
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
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
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
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
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
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
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擯牢具五色
食所勝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
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
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
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
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馬公玉帶曰
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
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旣令設祠具至東太山
東太山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
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
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此僊

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子將軍地
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甘鳳鼎九江決四
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

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

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

曰第僮千人乘輦斤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

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

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始

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

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

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

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

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

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

搃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

爲民祠魏脰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

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

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

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蓋焉有鹿過自上

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

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借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亭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貫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搔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

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叩焚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用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

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
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
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臧錢經耗賦稅既竭猶
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
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
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
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
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令請買武
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
二等爵待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

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
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
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
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
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倖急而法令明察當是
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
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
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
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
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

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
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
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漕漕渠回遠鑿直渠
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
各歷二三月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
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李牽掌者關中不足
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
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畜
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
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

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
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
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蹕財役
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
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勑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
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
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
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
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
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二等黃金爲上白

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鑿錢
裏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
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
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
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
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重
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
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
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
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辛

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產累千金
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
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
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
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
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
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
費不與馬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
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
磨取鉛馬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

也皆宜屬以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鹽官與牢盆浮食竒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美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弊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畜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

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爲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者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

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又不報式數歲乃

正宗卷十七

四十一

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襦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

之緱氏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太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亮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

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胥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誚諛取容矣天子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揚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赤側一當五

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下式相齊而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火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

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賤矣益廣闕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狀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

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選哀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旣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

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羗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之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儷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

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
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
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
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
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
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它郡國
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
之中大倉甘泉倉滿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
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
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
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莫弘羊天乃
雨。

